

风流时代三部曲之一

野情

洪三泰◎著



30年改革开放，中国走进了深水区，
广东是最先探路的先头部队
数千年未有之变局，大国崛起的梦想，
歧路重重的抉择，腥风血雨的交锋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风流时代三部曲之一

洪三泰◎著

野情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情 / 洪三泰著. —2 版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8
(风流时代三部曲之一)

ISBN 978-7-5360-5405-9

I. 野… II. 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1115 号

责任编辑 詹秀敏
技术编辑 赵 琪
封面设计 王强工作室
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 × 990mm 1/16
字 数	360 千字
印 张	19
印 数	60001-68000
版 次	2008 年 8 月 第 2 版
印 次	2008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60-5405-9
定 价	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前言

1978—2008, 广东改革 30 周年。

时光流逝虽快,但 30 年风雨路似很曲折漫长。想起当时,我在深圳特区建设的烟尘中奔跑,夜写长诗《蹦出贝壳的珍珠》的狂喜;想起当初那历史悠久的广州高第街,率先接纳 600 多个体户时,我在那里深潜一百天,和近百名新兴小老板、街边仔、街边女交朋友,写出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高第街》和电影《女人街》的激动;想起我曾在高要县挂职县委常委,两年里常上河台金矿和挖金者谈话,写出长篇小说《闹市》的兴奋。我忽然感到时空渺茫,一切艰辛、彷徨,似乎忽然间被天地巨变、人间喜悦所替代。

然而,我的心依然有一种忧思抹之不去,有无数过去的影子萦绕脑际。当时狂飚突进中的冲浪者安在?当时闹市里的商界精灵今在何方?动荡、流散、疯狂、野蛮、文明,曾在哪个角落?官者、商者、智者、富者、贫者,可各安其位?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我无法把他们追寻。

只有在这个时候,只有在我翻读蘸泪挥汗写成的长达 120 多万字长篇小说“风流时代三部曲”(《野情》、《野性》、《又见风花雪月》)的时候,一切风云人物才倏然重现,骚动的珠江才再次兴奋,崎岖的山路、弯曲的海岸、辽远的城乡才重又相会。我惊喜,我笔下的人物并未老去,我笔下的景物依然活着……这使我得到慰藉。在中国勇敢突进的今天,愿和我亲爱的读者一起,同忆以往岁月,重论各路英豪。

“只要看鸟是怎样飞法,就知道它是只什么样的鸟。”([俄]马明·西比利亚克:《普里瓦洛夫的百万家私》第 87 页)我们已飞行了 30 年,是怎样飞的呢?是逆风展翅,还是直冲云霄?是穿云过雾,还是搏击浪涛?但愿我们如大鹏,扇起垂天之羽翼,击水三千里,飞出九万里。然而,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展翅的姿态,曾经的轨远……

洪三泰

2008 年 6 月 28 日

女秘书张清婷几乎跑遍了广州市所有五星级宾馆酒店,都不见总经理魏巨兵的踪影。

这时是下午五点,正是塞车高峰期。偏偏这时,一辆猩红的士从左侧抢道,猛地斜插过来,车头撞在张清婷那女装摩托车的屁股上。她险些儿被龇牙咧嘴的螺型钢筋撞碰脑袋。

她转脸盯了一眼的士,还未说什么,的士司机已探出头来,吼道:“想死吗?猪头婆!”

张清婷十分恼火,真想下车掴他一巴掌。但她明白,在这夹缝里闹起来,吃亏的只是自己,于是强忍着,睁着眼睛足足盯了他一分钟。她见到他左眼皮下有颗黑痣,心里立即想起什么。这不是魏总的女儿魏尔娟新结识的白马王子许特吗?那次偶尔在舞厅望见一眼,还说这尔娟怎么找个“黑痣”呢!

这时,她更恨他了,心里骂道:“狗东西!”

张清婷是广州摩天建筑总公司的靓女,今年二十二岁,脸蛋红润,身材苗条,是某名牌大学建筑系硕士研究生。魏巨兵让她在身边当秘书,使整个办公室都“威水”起来。本来,魏巨兵每到一处都带上她的,可是今天竟单枪匹马闯了出去。下午三点,清婷得到深圳、珠海的电传:晚上有两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前来洽谈。办公室主任容名之是个精名能干的硕士研究生,年纪比清婷大二三岁。读了清婷送来的电传后,即 Call 老总。没有回音,于是令清婷飞车寻踪。

广州这么大找人像大海捞针。张清婷那头盔下的红扑扑的脸已经沁出汗珠。无数塞着的车竟凝固了。

BB 机响了,是容名之 Call 的。

见鬼!锁在这车道里,怎么复机?

她冷静下来了。魏总这些天的反常神态一直使她心悸,似感到有祸之将至。早上八点时分,魏总魂不守舍地从流花湖边赶回来。清婷的宿舍对着公司老总们的住宅区,她看得清楚。

上班时,她明明送去钢材提货单让他过目,他竟批“同意报销”。他给深圳挂长途,却忘了区号。坐在旋转椅上,又常旋向窗口,久久凝视那高高的国际大厦……

一切都很反常。魏总吃错了什么药呢?

魏总四十出头,在公司讲话,气魄非凡,语惊四座;出入公司,前呼后拥。可一回到家里就搭拉着脑袋,像发瘟鸡似的。妻子贺丽雅是大学里的同学,广州齐天房地产公司副

经理。一家三口，日子应当过得火旺。可是，魏总在繁忙之后，总想静静地沉思，好像有永远想不完的心事。

“魏总，你有心事……”清婷悄声问，“能告诉我吗？”

魏总摇摇头说：“不，没有……那份文件打印了吗？”

今天是八月十八……他知道有重要洽谈，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一声不响地跑？

张清婷不敢往下想了。总经理去哪还用报告吗？

天渐渐黑下来了。这时塞死的车子开始蠕动。她来个鲤鱼闪身超过猩红的士，喷出一道青烟。

BB机又响了，是魏尔娟 Call 的。

电话亭旁，张清婷在电话里惊讶地问：“什么？阿娟，你讲清楚点，爸爸怎么啦？”

2

魏尔娟在十字路口等张清婷。清婷急匆匆地走来。

“张秘书……”尔娟哽咽着，“我怕，怕爸爸会疯的……”

清婷拉着尔娟的手，安慰说：“冷静点，没事的，咱们走吧！”

“你不要告诉容主任，不要传出去，我求求你，婷姐。”阿娟几乎在哀求。这位在银行里当出纳的小姐似乎感到一场大祸即将来临。

她俩朝飞银酒家走去。

灯已全亮了，广州进入了不平静之夜。

“你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？”清婷小声地问，“你妈知道吗？”

“是妈告诉我的。”阿娟说，“妈说，爸一定受不了，让我俩暗里防着点……”

“唉，那翟美美也怪可怜的。她既然那么爱你爸……怎么急着结婚？”张清婷不解地问。

阿娟也说不清楚。平素她只知道在某报社当记者的翟美美和爸爸来往密切，可是感情这玩儿，作为女儿是不好插嘴的。而妈妈也常为这事长吁短叹。但她一样爱着爸爸，始终把他当作全家的大支柱。一家三口就这样各怀心事地生活在一起。

今晚翟美美结婚的信息，是阿娟从银行行长李戈仁的嘴里得到的。听说，爸爸从下午开始，就在飞银酒家东侧的美憩花园里坐着了——这一消息是爸爸的好友银行信贷部穆远冲经理悄悄告诉妈妈的。

妈妈急坏了。她试图去找他，安慰他，他会因此出事吗？她终于没有胆量走近美憩花园。她不想亲眼看到那揪心的一幕。

此刻，阿娟和清婷来到美憩花园西角的座椅旁。不远处的霓虹灯下，有一个人在徘徊。

阿娟认出那是爸爸，是爸爸高大的身影在霓虹灯下晃动。

她俩选择最佳位置坐定。一齐望着那个身影。

魏巨兵在徘徊，不安地望着灯火明亮的飞银酒家。

夜八点。那是钟楼传来的清晰音响。

飞银酒家已沉醉在红灯绿酒之中了。

阿娟悄悄地走近酒家大门。新娘新郎迎客的礼仪早已过去。二、三、四楼全是结婚筵席，人们在狂欢。

她正要上楼“侦察”翟美美的结婚场面，忽然听到有人下楼，脚步急促而凌乱。

是一位新娘被两个妙龄少女陪着，急匆匆地下楼。

“你俩在门口等我，我出去一下就回来。”是翟美美的声音。虽然声音很低，有些凄楚的颤音，但她听得出来。

翟美美穿着美丽的婚纱，像白天鹅一样飞到酒家门外，一直疾步走向美憩花园。

霓虹灯下，魏巨兵忽地从旁边的花丛里拿起一束鲜花迎了上去。

无言。鲜花在两双手中颤动。

翟美美接过鲜花，默默地站着。

魏巨兵悄声说：“……快回去吧……”

翟美美发出抽泣声，这声音颤颤地，轻轻地，梦幻般飘向冷清的夜空。

“快回去吧……美美……”魏巨兵的声音很小很小。

翟美美拭擦着泪水，转过身，站了一分钟，才向酒家大厅走去。

二十分钟以后，翟美美换一身红色晚装，又来了。依然有抽泣声，那声音颤颤地，轻轻地，梦幻般飘向冷清的夜空。翟美美的眼睛红红的，她的心在滴血。

魏巨兵站着，站成一根木头。他一动也不动。

就这样，每隔二十分钟，翟美美都走来和他会面。

这罕见的一幕，清婷和阿娟看在眼里，心不住地打冷颤。

红灯从二楼餐厅照射下来，那红色光线仿佛也在滴血。

3

这个餐厅装修豪华。靠南两排筵席共十二大桌，弥漫着人头马、马爹里和茅台的香味。墙上，色彩斑斓的龙凤中间，大“喜”字格外醒目。“喜”字上是“刁府于归”四个字，两

旁红字对联：“鱼水千年合，芝兰百世荣。”

猜拳声震耳欲聋，桌桌战火纷飞。新郎刁达八是个高大的壮汉；一个由边远乡镇打进广州的包工头，今年三十有四，虎背熊腰。他已有六分醉意，话多了，声高了，气粗了。而那些猪朋狗友还鱼贯敬酒。

吹、拍、哄、闹，杯影纷乱。刁达八每见敬来的杯盏，都定神看看，喝道：“嚯，你他妈的又是马尿冒充马爹里，假货，我喝你的！”他抢过“马尿”，脖子一仰，便咕咕入肚。本来，他那杯是下手特意以冻茶冒充的，来者才是真货，他却给换了。下手死劝也劝不着。这样一来，又喝了五杯真家伙。

“老婆！过来……”他忽地不见了新娘，醉眼朦胧到处喊，“老婆！过来！”

“新娘去洗手间了。”陪新娘的小姐连忙应道。

“上什么洗手间，快来为我喝一杯！”

翟美美从楼下上来，很快就被两位小姐扶到刁达八身边。众人一齐拥来，要他们一齐喝酒。

“喂！你们先说，我老婆靓不靓？到底靓不靓？！”

“靓！”“仙女下凡！”众人抢道。

“哈，哈，哈，我喝这杯。”刁达八一仰，杯子空了。

翟美美没有表情，她也不去制止他，只呆呆地站着。刁达八一手把她搂过来，当众亲嘴。翟美美使劲挣脱他，却无济于事。

“我刁达八总算有今日，靓女翟美美到手了！到手了！”这是横空狂雷，带着积怨和愤怒，充满骄横和狂暴，“老子就要打进广州，就要娶靓女！老实说，老子虽不是皇帝，可要睡哪个女人都行！要不要我当众睡给你们看？”

众人哗然，然后是死一般寂静。东侧的婚宴也沉寂了好一会儿。人们都朝这边看。有人站上台椅，有人挤了过来。

翟美美拼命挣扎着，她要挣脱刁达八，躲开睽睽众目，她难以忍受这突然的侮辱，这野兽的狂言。可是，她哪能摆脱？刁达八的巨臂箍紧了她，像粗粗的老藤缠死一棵弱柳。

陪着翟美美的两位小姐各举一杯酒挤过来，伸向刁达八的嘴边，说：“刁老板，我俩各敬你一杯。你干了吧！”

刁达八眯缝着眼说：“好，又有两个靓女送货上门，我，一齐干！”

他松了臂膀，两手各持一杯，左右开弓灌将下去。就在这时，翟美美趁机钻了出来，下了楼。

刁达八把两只酒杯摔在花梨椅上，“咣啷”一声碎片四飞，众人呜哗地散开。他仰天狂笑。

“他醉了。”有人说。

“我没醉，没醉……”刁达八厉声道，“老婆，老婆……娘的，跑啦？我刁达八三十层也敢建……你什么建筑大公司，行开！我要大包大揽……”

刁达八是醉是醒，谁也不敢断定，因为他是鼎鼎有名的“两斤装”——这时，他双手拨开众人向楼梯口冲去。

4

翟美美冲下楼后，径直往美憩花园走去。她的红色晚装格外醒目。陪伴她的两位小姐一边追，一边喊道：“美姐，美姐，不要到花园去，先躲躲，去商场吧！”

翟美美什么也顾不上了，她只知道花园里魏巨兵还在那儿等她。他可以救她，给她勇气、力量和希望。她飞快地跑着。

魏巨兵被这突然的情景惊呆了。他立刻扑上前去：“怎么啦，美美，怎么啦？”

清婷和尔娟也一阵惊恐，想上前去，可又不敢。她们知道，新娘的狂奔意味着什么。

翟美美扑到魏巨兵怀里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“别哭，快说，怎么啦？”魏巨兵拍着她的肩膀问。

她还在哭，不停地摇头。

两位小姐焦急地喊：“快躲躲，快……”

魏巨兵知道事情不好，劝道：“快躲躲……”

清婷和尔娟一齐走过来，说：“翟姑娘，快跟我走，快……”

魏巨兵见是张秘书和女儿，一阵愕然，但很快就冷静下来，用平常的口吻说：“你俩怎么来了？快叫的士。”

清婷跳出花园站在路边等的士。说来也怪，这个时候，偏偏连个的士影也没有。偶尔两部驶过，也载着客。

这当儿，刁达八的声音震动了整个飞银酒家：“妈的，你敢跑了？在老子的手心上跑了？”

他的手下若干悍将一齐赶来，气势逼人。

魏巨兵见状，推着翟美美：“快跑！”

翟美美不动，死死抱住魏巨兵。

魏巨兵只得搀着她向清婷等车的地方走去。

晚了。刁达八等人已经追了上来。他们发现新娘在一个男人的怀里。

顿时，刁达八火冒万丈，破口大骂：“我丢你祖宗三代！你偷汉子啦？你还未同我睡就

偷汉子啦？你这贼头抢我老婆，嚯，敢抢我老婆！？快给我抓住他！抓住他！”

刁达八凭着酒力，旋风似的卷过来，抬起右脚，啪一声重重地击中魏巨兵的腰部。魏巨兵没有倒下去，他站定，喝道：“你敢打人，你敢欺负人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刁达八厉声吼道，“你和我老婆是什么关系？兄弟们，教训教训他！”

这时冲来的人把魏巨兵团团围住了。

翟美美被刁达八捏小鸡似的扯了出来，当面就是一巴掌。

这巴掌不轻，她打了个趔趄，跌倒在花园的台湾草地上。刁达八又把她拉起来，再猛击一掌：“你偷汉子，老子打死你！老子……”

两位小姐试图把翟美美拉开。刁达八扬手道：“你们走吧，没你们的事。”

他夹着翟美美往飞银酒家走去。

手下们左右开弓，拳打脚踢，把魏巨兵打倒在地。

“救命啊！”尔娟哭喊起来，“打死人啦！救命啊！”

三个民警飞步跑来，群众也围上来。

民警扭住两个出拳最重的人。

魏巨兵伤得很重。有人叫来一辆的士：“快送医院，快！”

尔娟扶起爸爸，清婷前来接应，民警和众人一齐动手，把魏巨兵扶上了的士。

额角裂开了，血不住地流，魏巨兵在女儿和清婷的怀里昏了过去。

的士转了个弯上了东风路。

一路塞车。的士司机破例按破了喇叭，也无济于事。

5

医院并不远。尔娟提议下车背爸爸走。

清婷立即打开车门：“我背，快。”

姑娘不知哪来的劲儿，一百五十斤的大汉压在她的背上，她能顶得住。她艰难地往前走。

魏巨兵突然醒了，他坚决不让清婷背。额上的血滴在清婷的肩上。这时，尔娟叫停一部摩托车，是一部军用三轮摩托。英俊的军人见是救人，二话没说，就停了。

摩托车见路即开，终于转进了医院。

A 医院的外科医生一阵忙乱。

共缝了十四针。肩膊，腹部皮下出血，肝部也受了伤。因抢救及时，魏巨兵没有生命

危险。

后半夜。妻子贺丽雅在他身边陪伴着看护着。建筑总公司的其他头头和同事,办公室主任容名之都来看望魏巨兵,这个意外让人震惊。

清婷、尔娟和贺丽雅坐在一旁。容名之说:“打人的主要凶手已经拘留,魏总,你好好养伤……”

魏总示意他回去。明天还要处理许多事务呢。

贺丽雅坐在丈夫身边,一步也不肯离开。她不说话——她不想在这时吵醒丈夫。只望着输液管,看葡萄糖液一滴一滴地落下。她的眼角里有泪珠,含着没有滴落。自从翟美美因写魏巨兵的报告文学《摩天人》得奖之后,自从那次被魏总请上花园酒家吃自助餐之后,自从……唉,谁能记得呢?魏巨兵就好像爱上了翟美美。她劝说过,也找过翟美美,但都无法阻止他们的来往。

“真的,我们只是朋友关系,你信我吧!”魏巨兵向妻子解释道。

“这,我相信,可是……”贺丽雅心里明白,发展下去,谁也说不清楚,“可是天长地久……”

“丽雅姐,你放心,我只是崇敬魏总,我不敢夺爱。雅姐,请你放心。”翟美美也说。

“这,我相信,不过你也得注意,别让人说闲话,魏总负责几千号人的大公司,难呀。少来找他,不要分他的心,好吗?”丽雅是齐天房地产公司的副经理,她知道当头头担子有多重。她怕丈夫在感情的折磨中埋葬了自己的事业。

可是,她常来常往,两人感情日笃。贺丽雅看得出丈夫很喜欢翟美美到公司来采访。她已为摩天建筑总公司写了七七四十九篇大小文章。至于丈夫和这位美丽的女记者还有什么更深一层的关系,她就不得而知了。只知道丈夫回家渐渐少了,有时回得很晚,话也少说,一上床就呼呼大睡。她想,公司的事实在太多太繁琐,他哪有时间顾家呢?

输液管在缓缓地滴着。往日的一切,一幕幕地闪过。岁月流逝了,许多美好的日子都已淡忘。惟有烦恼和忧郁、困惑和不解、惊恐和忧虑留在心头。她知道,丈夫能建起摩天大厦,可是一家三口的“小木屋”他无法支撑。而她呢,房地产专家,在广袤的大地上,她能找到最佳的位置,然而在进入不惑之年之后,自己心灵的位置、爱情的位置、家庭的位置却无法准确而稳妥地找着。像在危楼之下,沼泽之上,感到惊悸和忧虑。

6

病房的壁灯发出鹅黄的光,照在魏巨兵的脸上。他迷迷糊糊,脑子很乱。出现在朦胧的意识里的镜头,时隐时现。

“魏总。”是翟姑娘的声音，“你信命运吗？”

“命运信即有，不信即无，我个人是不信的。你信么？”

“我被人算过，说命运不好！今年……有难。”翟美美说这句话时，是黄昏时分回公司的路上。

“喝杯咖啡好吗？”魏总问。他今晚有空。

“好的。就在飞银咖啡厅吧！”翟美美说。

咖啡厅很淡雅幽静。两人找到个好位置。旁边有棵万年青，长势很茂盛，一丛碧绿庇护着他们。

烛光摇曳。情侣各有各的位置。侍者一色红旗袍，悄然穿行，微笑点头。

他俩常到这里来，那篇《摩天人》就是在这里采访的。平素约会谈心也在这儿。这种熟悉的幽静淡雅的环境中，翟美美和魏总把心灵世界坦露无余。不管职位多高，成就多大的人，都有属于自己心灵世界的一角。而这一角神秘领地是不轻易让人看到的。翟美美就有一片心灵处女地，她只向魏巨兵坦露。

翟美美的父母亲还住在市郊，家里姐妹兄弟多，还居住在三间平房里。她好不容易读了大学，被分在广州某报社当记者。父母亲年老了，朝思暮想要建一幢三层小楼，安顿好自己的子女。这时已打进广州城的“包工头”刁达八偶尔认识了翟美美。他许诺道：“三层楼小意思，美美姑娘，我刁达八包了。”“我不想别人破费，工钱多少我照给……”“你真傻，这点小钱算什么？”刁达八说得很甜。他眯着眼瞄着翟美美——这是一朵出水芙蓉，鲜丽极了。红润润的脸有两个酒窝，笑起来似散发出甜甜的酒香。刁达八的眼睛久久地盯着她苗条的身材，最后落在她丰满坚挺的胸部。翟美美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。第一次见面就说这些话。第二次见面在花园酒店，第三次在从化温泉……说话，拉手，拥抱。翟美美虽然反感，但无法拒绝。刁达八说干就干，派出人马在市郊为翟美美的父母建起了三层楼，翟美美父母亲感激这位腰缠万贯的乡土建筑专家，私下答允了把翟美美许给他。美美知道后，气得一个月不回家。这不，魏总请客，她又要向他倾诉一番了。

“美美，刁达八还逼你好紧吗？”魏总问，他把手上的香槟酒放下时，眼睛望着美美。

“他说要娶我，铁了心的。”美美说。

“你爸妈呢？”

“爸爸说人家给你一幢楼，我给他一个女儿还不行么？我不从，他说要跳河自杀……”

翟美美咬着嘴唇开始沉默。她讨厌刁达八的粗暴和咄咄逼人。她一想起他的形象就心惊胆颤，就恶心。但是，她又怕爸妈出事，特别是爸爸，性格刚烈，说一不二，他说跳河不是说来玩的，他做得出来。她不敢往后想——往后是吉是凶，怎能预料呢？

魏巨兵安慰说：“美美，别害怕，我们想办法，摆脱刁达八的纠缠。”

“难啊，我真怕。”

“到我公司来，就在办公室，以后不要到处跑了……”魏巨兵劝道。

“不行。我和报社订了五年合同。”

“你答应刁达八了？”

“没有，可是……”

“他来硬的？”

“唔，在他的别墅，爸叫我给他送水鱼……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他的劲很大很大……他像头狼……”美美低下了头。

想到这里，魏巨兵猛地一惊，挥动着手，用力把输液管扯落了。

“魏总，魏总，怎么啦？”接替贺丽雅陪着魏巨兵的张清婷上前拉着他的手，转身叫道：“医生，医生……”

7

这是刁达八的豪华住宅。

他自己给这套居室取名为“霸福”别墅。霸者，霸王也；福者，洪福、艳福也。平素他很少住在这里。若有女友、女“秘书”、女保镖之类，便开着日产超级豪华房车 CIMA 前来居住一两天。

今晚洞房就选在这里。

刁达八自己会开车。他的“CIMA”座下是真皮座椅，身边是桃木装饰，古典的时钟，更显典雅且豪华。这是刁达八花六十五万港币买来的。

刁达八用“CIMA”把翟美美“挟持”到“霸福”，他要在这里度过“洞房花烛”夜。

在飞银酒家折腾了几下之后，刁达八的醉意全然消失，或者说他原来根本就未醉。

上到豪华卧室时，已是零点五分。随从迅速退去，米黄灯影里，翟美美坐在意大利真皮沙发上一动也不动。她像一只惊弓的鸟。

刁达八脱去皮尔卡登西服，只穿背心和裤叉儿。他望了望翟美美，踱上了拖鞋。

“我后来才想起，花园里抱住你那家伙就是你去为他写文章的魏巨兵。原来你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攀这棵鸡冠树？”刁达八对刚才在美憩花园的“混战”，对翟美美躲在一个男人的怀里还耿耿于怀。他的质问虽然尖锐却不粗暴，他要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。

翟美美不哼声。沉默,是最强烈的反抗。她知道自己今晚难逃厄运。她尽量按住颤栗的心,算计着如何与刁达八周旋。

“魏巨兵是端政府的饭碗的。我不信他比我有钱。你图他什么?事业?他的事业有我大么?老实说,建筑行业我刁达八认第二,谁也不敢认第一!”刁达八趾高气扬,独自来回踱步、演说。他压根儿不把魏巨兵他们放在眼里。

翟美美转过身去,望了一眼白纱帘遮掩的窗外——那是个神秘而可解救人的世界。

“我告诉你。我已派人到香港了,长乐花园投标,老子非胜不可!”刁达八提高嗓音说,“那魏巨兵算老几?”

翟美美在独自想着,她最担心魏巨兵的生命安全。那爪牙、打手下手狠毒,万一有闪失,该怎么办?如果能插上翅膀,她会插翅飞出窗外,去寻找魏巨兵,为他擦拭污血,轻抚痛裂的心。然而在这里,自己是砧板上的肉。这刁达八粗野至极,决不会让自己安宁的。

“过来呀,老婆!”刁达八喊道,“一点多了,快洗澡……”

“你先洗吧!”她说。这是“挟持”以来的第一句话。

刁达八过来用手抚摩她的脸:“打重了,还痛吗?”

翟美美拨开他的手,不予搭理。

“你怎么啦?”刁达八陡地虎起脸,“你是我的老婆,怎么敢去偷汉子?哼!?”那根发威的神经被触动了。

翟美美的胸脯起伏着。她对偷汉子这句话极反感,满腔的积怨和忧愤快要爆炸了,可是她无法解脱。

刁达八使劲拉着她的手,直往床上扯。

翟美美也来硬的,坠下身子不想动。

“过来!”刁达八力大如牛,翟美美哪里站得稳,被拉到床上。

刁达八开了所有的灯。这个亮堂堂的世界里,只有他一只疯鹰和翟美美这只小鸡。

随着公牛般的一声吼叫,翟美美躲避不及,被刁达八肥重的身躯死死压住了。

8

医生和护士听到张清婷的叫声都来了。吊针很快又重新滴液。

张清婷轻轻地按住魏总的手臂,生怕他再动。

魏总望着张清婷美丽动人的眼睛,闻着她柔软的披肩散发出的芬芳,感到一阵愉悦。很快,他的脸掠过一片阴云,一股酸楚和郁闷之潮涌上心头。他像在云间荡漾,不着

边际。

洽谈、承包长乐花园、职工福利设施……一大堆工作在等待着他。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睡在这儿。而最使他揪心的是翟美美的消息一概不知。是死是活？有谁能告诉他呢？刁达八这个人是真爱她吗？飞银酒家发生的一切，他会放过她吗？她能逃出他的魔掌吗？我为什么不去救她？我有什么理由和能力去解救她？

迷惘、内疚、怨愤和忧虑使他如睡针床。他强忍着屈辱和痛苦，望着自己挑选来的女秘书。她稳重和美丽并存，是自己生活中的好帮手。他可以和她讲自己的隐私、自己的苦楚和欢乐。

“清婷，”他说，“你说翟美美有危险吗？”

“魏总，我正在想她呢。那刁达八是个可怕的人，刚才真凶啊！”清婷说着，理起散下的黑发。

“你能打听一下吗？今天，不，昨晚她有没有危险……”魏总望着张清婷的眼睛说。

“好的。我去打听一下吧。魏总，你好好养伤，我就回来。”张清婷说着出去了。

有人敲门。时钟同时响了八点。

是办公室主任容名之。

他身穿时髦T恤，脚穿白色球鞋，十分干练利索。他一进门就对魏巨兵说：

“魏总，好些了吗？”

“没事的。”魏巨兵故意说得轻松些，“有事吗？”

容名之把手上的水果篮放在床头柜上，说：“李戈仁行长来电问起我们承建长乐花园的事。说投资额问题还可以商量。”

“珠海来人了吗？”

“来了，两个总经理都住在白天鹅宾馆等你。”容名之说。

“你立即代表我，去白天鹅看望他们，就说我明天上午九点去和他商谈。”魏总说。

“能行吗？”容名之问，“要不让刘锡华副总经理去同他们谈。”

“也好，就说欢迎他们来和我们合作。”魏总忽地想起什么，说，“快给贺姨打电话，说我有事同她商量。”

“我立即去办。”容名之说着当即出去。

护士来换药。

缝针处没有异常，腰部肋骨部还黑着，瘀血尚未散去。

疼痛对他来说并不可怕。他也不在乎缝针处长得如何，心里惟一记挂的是翟美美。

“她上当了，实在太可怜。”他想。他觉得她是个弱女子，是个陷入窘境的弱女子。而他对她竟没有任何帮助。他很内疚。

“那刁达八也太疯狂了。”他想。他不知道这个包工头发迹的秘诀在哪里。他要欺负到我总公司头上来了。他常常和公司下属单位抢工程。他号称要成为广州房产产业的“一霸”。“这只从山野来的狼。”魏巨兵又想起了他的囊中物翟美美，完婚之后，美美会绝望吗？她怎么受得了呢？

有人敲门，很轻很轻。

妻子贺丽雅来了。她用不锈钢提钵装了田七鸡汤。这是她在早晨五点开始炖的，既可补身子，也可以镇痛去瘀血。她笑着对魏巨兵说：“这老母鸡不易杀，下三次刀，还咯咯叫哩！”

9

贺丽雅用汤匙给魏巨兵喂鸡汤。

魏巨兵摇摇头，没有喝下去。

“还痛吗？”贺丽雅掖了掖被角，问道。

魏巨兵还是摇摇头，心不在焉地独自思索。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别人提这出闹剧所造成的一切效果。

“既然翟美美嫁了刁达八，我们就别去管太多闲事。感情可以慢慢地淡化的。”贺丽雅在耐心地开导。

魏巨兵眼睛望着天花板，良久，才说：“这事，你别管。我是叫你来谈工作的。工作以外的，我都不会谈。别婆婆妈妈的……”

贺丽雅咬着嘴唇，转过脸去。她觉得很委屈。好心得不到回报，也得不到理解。丈夫和自己好像隔着一汪芦苇。他在芦苇那边的沼泽地里艰难地拔着深陷泥水中的双腿。自己想过去拉他一把，却过不去；呼唤，他听不见。本来，她想用笑声和调皮话逗逗丈夫，让他轻松一下，可是，丈夫老沉着脸，对自己的热情报以冷淡。她望了望窗外，天是灰色的，高楼上的天线在干巴巴地站立着，枯燥无味。

“你伤未好，就别谈了……”贺丽雅说。

“长乐花园落在谁的手，还不知道。可能要以招标形式决定胜负。”魏巨兵说，“你知道有谁要来投标吗？”

“听说谁都想承建这项工程。市区建筑队可以来投标，所属郊县的建筑施工队伍也会来。”贺丽雅顺从丈夫，说道。

“最强的对手是谁？你知道吗？”

“昨天最可靠消息是：足以和你公司抗衡的是刁达八，他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。”

贺丽雅一语道破要害。魏巨兵的电脑中储存着权威信息：有三家港商与刁达八合作——为投标承建长乐花园，他们已结成联盟。他不知道这三家港商到底有多少资本。对于刁八达的实力还未摸透。

“我公司和你齐天房地产开发公司联合起来，再找三四家港商，实力是不是强大一些？”魏巨兵自己端起鸡汤喝了一口。

贺丽雅忽地觉得天亮了许多。魏巨兵喝这口汤意味着自己的好心和劳动得到尊重。她说：“你不是不知道，齐天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，是刁达八的亲哥哥刁达贤。我是个副的，联合的事要经过他。”

“你先去同他商量，越早越好。”魏巨兵说，声音十分果断，“不行，再想办法。”

事情十分复杂。齐天房地产开发公司实力雄厚，如果和摩天建筑总公司联合，再联合几家港商，是有相当竞争力的。如果齐天不肯和摩天结合而和别人联合，则给竞争带来极大的困难。承包长乐花园的风早已吹了出去，倘投标失败，岂不笑话？

这事贺丽雅无法作主，去劝说刁达贤并非易事。她无法在丈夫面前打保票，但又不敢违抗丈夫的旨意。虽然事业上可以各显神通，但家庭方面却应生死与共。丈夫的处境她知道。

贺丽雅沉默下来。她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说服刁达贤，是立即去呢？还是等公司开会再提出来？她端起钵子要魏巨兵趁热喝了鸡汤，心里一时乱成一团麻。

“你先走吧！”魏巨兵说，“这里你甭管。我明天上午不出去。你给我电话。”

贺丽雅迟疑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

10

刁达八开着 CIMA 房车离开“霸福”别墅，转上了新建的立交桥，再顺新的公路飞驰着。

晨光虽然明媚，但在他的眼下却是朦胧的世界。他感到四肢麻痛，浑身乏力。

他的脑海里荡起不安的潮。下手被拘留，乱成了一锅粥。公安部门会不会传讯自己？那姓魏的在医院里生死不明，若有三长两短，岂不是一锅端？他把车开到一个大酒家的停车场，拿出“大哥大”呼叫着：“李飞标吗？李飞标吗？”

李飞标是他的副手，前几天外出香港，联系港商合作投资事。今天应该回来了。他的“大哥大”里传出李飞标的话：“我是李飞标，刁总吗？恭喜你新婚之喜。”

刁达八被称为“刁总”，是因为他在广州的公司叫乾坤建筑总公司，自任总经理。李飞标任副总经理，自然被叫为“李副”。两人倒是一条心，大小事总是一拍即合。公司里的机构简得不能再简了。他的一贯主张是：一个人顶三人用，吃闲饭、只吹牛不干活者一律